



自欧盟委员会1月21日正式提出《数字网络法案》立法提案以来，欧盟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力推该法案。图为当地时间1月27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左）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

CFP供图

从割裂的国别电信市场到整合为统一的「超级单一市场」 欧盟推新法案为人工智能发展铺路

□ 本报记者 王艺茗

1月21日，欧盟总部所在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传出一则搅动全球通信业的重磅消息：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数字网络法案》立法提案，旨在通过简化并统一网络连接相关规则，为运营商投资部署先进光纤和移动网络创造有利条件，进而支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创新技术的落地应用。

强化单一市场不再各自为政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明确，立法提案的核心重点之一是强化网络连接领域的单一市场建设，通过统一监管规则，便利跨境经营，激励运营商扩大业务规模，加快技术创新。

根据规划，企业只需在欧盟任一成员国完成注册，即可在整个欧盟范围内提供通信服务，无需在每个成员国重复报备相关资质。这一举措预计将使运营商跨境经营成本下降30%以上，为欧洲电信企业的大规模合并与扩张扫清障碍，助力打造“欧洲版”行业领军企业。

频谱管理改革是此次提案的另一大亮点。当前欧盟各成员国频谱授权“各自为政”，严重制约了泛欧通信服务的协同发展。对此，提案拟建立欧盟层级的统一频谱授权框架，重点支持泛欧卫星通信服务，未来有望推动欧盟范围内形成统一的卫星宽带网络。同时，提案将提高各成员国频谱授权的一致性，给予运营商更长期的频谱许可证，并明确许可证可续期。这一安排被业内视为给运营商吃下“长效投资定心丸”。多位业内人士表示，“针对频谱这一连接产业的生命线采取更明智、更具长远眼光的策略，令人备受鼓舞，也将为移动运营商带来更大的投资确定性。现在关键是欧盟立法者需全力支持这一措施。”

值得关注的是，提案中最令业界震动的条款是明确了铜缆退网时间表：2029年，所有成员国必须提交“铜缆退网”详细规划，并在2030年至2035年间彻底淘汰这一服役数十年的传统网络基础设施，为全光纤网络等先进技术腾出发展空间。

此外，提案还创新性地引入连接提供商与云服务、内容提供商之间的“自愿合作机制”，在充分保护用户合法权益的前提下，赋予运营商更多运营灵活性，以应对高清视频、人工智能应用等带来的网络流量激增挑战。

修法改变制约发展不利因素

根据公报流程，上述立法提案下一步将提交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审议，后续需经过多轮磋商修改后方能正式生效。

欧洲各界普遍认为，若想在全球数字化竞争中保持核心竞争力，亟须构建一流数字生态系统，以夯实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的根基。在此背景下，通过《数字网络法案》改革欧洲现有电信框架，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举措，也获得广泛期待。

正如欧盟委员会《竞争力指南针》数据所反映的，数字连接已成为驱动欧洲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它不仅是网络时代的安全防线，更深度渗透教育、医疗、社交、娱乐等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然而，欧洲的数字连接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布雷顿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欧洲在数据中心容量和人工智能训练能力上已明显落后于中美两国。“我们进入5G时代已近七年，但数字连接技术的部署进度仍滞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欧洲数字连接的滞后，根源在于饱受批评的

投资环境，而这一环境的形成直接源于复杂的监管体系。尽管欧洲移动运营商持续在关键数字基础设施领域投入巨额资金，但行业投资回报率却日益下滑，整个电信市场在过去十年间价值不断萎缩。资金回报的不确定性，导致运营商难以投入足够资源，进而无法确保欧洲的数字能力能够迎头赶上并与主要国家和地区保持同步。

分析指出，从割裂的国别电信市场，到整合为统一的“超级单一市场”，欧盟正试图通过这场涉及万亿欧元规模的数字革命，为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的发展铺平道路。

不过，也有声音指出，从立法提案的现有内容来看，这项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大胆立法”，其力度是否足以彻底改变欧洲数字领域的落后现状，尚有待时间检验。

能否扭转落局面有待观察

有分析认为，《数字网络法案》的提出，将直接引发欧洲乃至全球通信产业链的连锁反应。

对法国电信Orange、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等传统电信巨头而言，跨境经营成本的大幅降低将显著增加兼并重组机会；对光模块与光纤设备商来说，随着欧盟2030年强制推进全光纤覆盖，数亿公里的光纤铺设需求将释放巨大市场需求；在卫星通信与6G领域，统一频谱授权的开启，将加速低轨卫星互联网在欧洲的商业化进程，为相关企业创造新的发展机遇。

尽管提案带来诸多积极预期，但业界对其不足也提出明确质疑。知情人士透露，过去12个月欧盟委员会的核心工作目标是“简化监管”，但从当前提案内容来看，实际呈现的是更多针对特定行业的细分规则，额外的行政机构设置与报告义务，同时保留了部分不必要的冗余或重复的监管要素，包括部分消费者保护条款以及源于已大幅过时的《电子隐私指令》的相关规则。“这并非简化，反而加剧了监管的复杂性。”

更为关键的是，《数字网络法案》为网络运营商与大型流量生成者引入的“自愿和解与促进机制”引发广泛争议。尽管欧洲电信运营商一直呼吁加强对科技巨头的监管，但谷歌、Meta、奈飞、微软、亚马逊等流量巨头在该提案中并未面临任何强制性义务。知情人士表示，这些科技巨头仅需受制于一个自愿性框架，而非电信运营商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则。

业内普遍认为，这种安排远远不足以解决行业长期存在的议价能力不对称问题。缺乏更具约束力的冲突解决机制，以及未能从行业特定监管转向横向统一监管，将导致不公平竞争环境持续存在，这不仅会损害电信行业的健康发展，也将对欧盟的整体竞争力造成负面影响。

国际社会评价称，《数字网络法案》的提出，是欧盟在数字化浪潮中展开的一次自救。

从2029年的铜缆终结令，到全欧统一的“通信护照”，欧盟正试图推倒成员国之间的隐性壁垒，建设一个万物互联的“超级数字版图”。然而，除了在无线电频谱政策上提出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提议外，许多最初承诺的关键改革已被搁置，《数字网络法案》最终呈现的，更像是“需要革命时的温和演变”，其能否真正帮助欧洲扭转数字化落后局面，仍有待观察。

立法动态

法拟禁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当地时间1月27日凌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内容，由在线平台提供的社交网络服务，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法国总统马克龙当日凌晨发文强调，国民议会通过这一法案是一个重要里程碑。马克龙同时表示，法案接下来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并已要求政府启动加速立法程序，力争让相关措施最早在下一个学年开始实施。若法案最终生效，法国或将成为继澳大利亚之后第二个采取此类未成年社交媒体禁令的国家。

韩国国会通过半导体特别法

委就油气改革法案举行磋商

当地时间1月26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就油气改革相关法案举行公开磋商会议。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出席并发表讲话指出，委内瑞拉拒绝任何外部干涉，将通过改革成为真正的石油生产大国。罗德里格斯说：“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改革，吸引大量国际投资和国内投资。一直以来，我们始终向本国投资者和国内私营部门敞开大门。”这些模式并行发展，相互配合。目标只有一个，我们必须从‘全球最大石油存储国’转变为‘真正的石油生产大国’。”针对美国财政部长近期发表的一些不恰当的冒犯性言论，罗德里格斯回应称：“委内瑞拉人民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的指令，不服从任何外部力量。”

（本报记者 吴琼 整理）

日本选战正酣 多党派角力众议院

高市早苗政治豪赌或改写日本未来走向

□ 本报记者 吴琼

□ 本报见习记者 黄荣杰

革联合”，其党首神谷宗市表示这是“用数量展示本党存在感”。

自民党或将受多重打击

自当地时间1月27日众议院选举名单正式公示起，日本各政党便开始围绕议席展开激烈争夺战。执政联盟框架改变、新党成立等变化，给此次选举增添了一丝变数。选战开启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夸下海口，若执政联盟在众议院选举中未获得过半数议席，她将“即刻辞职”。这场政治豪赌不仅关乎高市早苗的政治生涯，更会对日本未来政治格局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各党争夺选票激烈混战

日本媒体报道指出，此次众议院选战，从解散到投票时间仅隔16天，创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众议院解散到投票间隔时间最短纪录。各政党积极调整候选人名单，在各选区大力宣传争夺选票，从选举首日开始便呈现激烈混战的局面。一位候选人表示，“上一次选举我比对手少了3000票，而这次的情况更为严峻。”

《读卖新闻》的报道称，自民党与“中道改革联合”（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1月联合组建的新政党）的直接对决将左右最终选举结果。日本全国共有289个小选举区，其中在285个选举区中出现自民党候选人，202个选举区中出现“中道改革联合”候选人。包括埼玉1区、香川1区等两党候选人均实力强劲的选区在内，两党进行直接对决的选区达200个，占整体比例的70%。

因此，两党党首在选举首日的宣传演讲中，均将矛头指向对方。作为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对“中道改革联合”党首野田佳彦此前作为首相时的执政水平提出批评，表示当时的日元贬值率更高，且出口产品滞销加剧了产业空洞化。而野田佳彦则批评自民党仍未解决“政治与金钱”问题，且丝毫没有表现出反省的态度。

日本维新会首次作为执政党进行众议院选举，其党首吉村洋文在首日演讲中表示将会坚决支持高市早苗继续当选首相。此前一直主张的社会保险费下调却只字未提。然而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在85个选区内出现了候选人“冲突”的情况，势必会分散选票。

其余政党为争夺选票同样采取了十分积极的举措。国民民主党首玉木雄一郎在首日演讲中强调本党取得的政绩，如实现废除汽油暂定税等；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令和新选组党首大石晃子则强烈批评高市早苗，并主张降低或废除消费税；参政党本次在小选区推出了182名候选人，在野党中仅次于“中道改革联合”。

其余政党为争夺选票同样采取了十分积极的举措。国民民主党首玉木雄一郎在首日演讲中强调本党取得的政绩，如实现废除汽油暂定税等；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令和新选组党首大石晃子则强烈批评高市早苗，并主张降低或废除消费税；参政党本次在小选区推出了182名候选人，在野党中仅次于“中道改革联合”。

据媒体报道，众议院解散前自民党共196席，日本维新会共34席，距离半数仅差3席。为了提升3个席位而解散众议院，而非优先解决高物价等民生问题，这一决定引发广大民众的不满。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已经下降10个百分点，约六成受访者认为此时举行众议院选举“不合适”。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本次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所推举的候选人中有44人曾陷入“黑金”丑闻当中，“政治与金钱”问题受到日本民众长期关注。民调显示约八成调查对象认为自民党所涉“政治与金钱”问题仍未解决。如今推出深陷丑闻的候选人无疑会败坏选民好感，有日本民众嘲讽自民党已经“无人可用”。

另外，随着执政联盟框架改变，各选区的选票结构还会发生改变。此前在小选区选举中，公明党背后的创价学会能稳定动员选票，成为支持自民党候选人赢得选举的关键。但由于公明党此前与自民党的执政联盟破裂，又与立宪民主党成立新党“中道改革联合”，“公明票”的去向引发关注。虽然有自民党人士期待有一定数量的“公明票”能够顾及以往情面支持自民党候选人，但媒体普遍认为“公明票”将流向“中道改革联合”候选人。

一场“豪赌”决定未来格局

1月27日，高市早苗在东京都的竞选演说中声泪俱下，并再次重申如果执政联盟未能获得过半数席位，将辞去首相职务。外界普遍认为，高市早苗本次选择解散众议院意在借助个人的高支持率，扩大执政党在国会中的议席数量。而获得更多议席有助于自民党摆脱对执政同盟日本维新会的依赖。

围绕众议院选举的最终走向，各路专家、媒体众说纷纭。有日本媒体结合民意调查分析后指出，众议院选举可能会出现自民党单独取得过半议席“中道改革联合”难以获得更多席位的结果；但也有专家表示，本次选举结果为执政联盟继续执政的可能性最大，但自民党单独取得过半议席的情况较难出现。民意调查显示，自民党目前支持率仍居首位，但与“中道改革联合”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

这场选举“豪赌”的结果，不仅关乎高市早苗本人的政治生涯，还将深刻影响日本未来数年的政治走向。有分析指出，如果高市早苗“豪赌”成功，不仅可以提高自身党内威望，更能推行提高国防预算、推动修改宪法、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具有强烈右翼色彩的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进而加速日本全面右转；如果执政联盟未能取得过半席位，高市早苗将不得不履行辞职承诺，日本政坛无疑将重新洗牌，有可能会加剧自民党内部派系分裂，甚至出现“中道改革联合”成功上位的局面。

日本众议院选举结果将于2月8日公布，这场政治“豪赌”的最终走向，也将在那时揭晓。

日本架空“和平宪法”谋求“再军事化”

珞珈法治观察

□ 徐亚文 徐锦晋

沦为“权力的橡皮泥”。

高市早苗言论的极端性在于其通过偷换概念，企图将中国内政议题强行定义为日本的“生存危机”，这不仅在国际法上毫无依据，更彻底撕下了“自卫”的伪装，暴露出日方企图介入地区冲突、谋求对外用兵的野心。

但是，日本国内并非没有反对声音。众多宪法学者、法律团体及和平力量始终指责“解释修宪”违法。例如，日本律师联合会多次发表声明，指出解除集体自卫权“明显违反宪法第九条”。然而，在自民党长期执政的格局下，国会制衡机制失灵，司法部门持保守态度，导致行政权在安保领域的扩张几乎未受有效制约。

警惕日方推进“再军事化”

当前日本的“再军事化”披着精致的“法治”外衣，通过立法、预算、战略文件等“合法”形式渐进式推进。2025财年防卫费突破GDP1%框架、设立“统合作战司令部”、发展远程打击武器、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寻求海外基地等一系列举措，都是其战争能力的量化呈现。这些行动与“积极和平主义”的修辞相伴，构成了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尤其是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害的亚洲邻国，必须对此保持清醒认识，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

首先，必须坚持法理斗争的严肃性。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日本“和平宪法”是其衍生产物和法律承诺。任何背离宪法第九条核心精神的政策，不仅是日本的内政问题，更是对其国际义务的背弃。国际社会应持续揭露其“法律松绑”的实质，在外交、舆论等多个层面形成强大道义压力。

其次，必须剥夺其军事冒险的物质基础。日本资源匮乏，其军事能力的快速扩张严重依赖外部技术、能源与市场。相关国家有权依据国际法和本国法规，对涉及军民两用物品及敏感技术的对日出口实施必要管制，防止其军事潜力无序膨胀。中国近期宣布加强相关出口管制，正是维护地区稳定的正当举措。

最后，关键在于日本自身的政治抉择。日本国内始终存在珍视“和平宪法”，反对重走军事扩张之路的声音，督促日本政府切实反省历史，恪守“专守防卫”承诺，在宪法与和平发展的框架内处理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是继续玩弄“解释修宪”的危险游戏，走向孤立与对抗，还是真践行“和平宪法”精神，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日本必须回答的世纪之问。

“和平宪法”第九条的理想之光，已在长达数十年的“解释修宪”下日渐黯淡。高市早苗的恶劣言行，标志着这一进程已触及危险红线。当“自卫”被无限扩张，“和平”沦为空洞标签，东亚地区将不得不直面一个重新武装且法理约束日益松脱的日本所带来的安全困境。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不仅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警惕与制衡，更根本的在于日本能否在“国家正常化”的迷思中找回和平立国的初心，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与世界。时间，正在给出答案。

（作者分别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